

重磅

## 用文学创作致敬刹那芳华

——在《船到衡阳柳色深》中觅得归处

■陈水清

在一次朋友聚会间,我获得一本《船到衡阳柳色深》。回家后,我独坐一隅,泡上一壶清茶,便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在意随景到、笔借目传的文章中,零星琐碎的往事如波光潋滟的湖水,刹那间流光四起,温暖着我的韶华,又化作一把钩子,引得我阵阵酸楚,以至于老花镜片上也泛起了一圈白白的雾霜。

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是吃过苦、受过磨练,且经得起考验的一辈人。那个时代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虽然家家都穷,但人人上进、斗志昂扬。三年自然灾害,地里庄稼都长不起来,普遍吃不饱,但是大家毫无怨言。在作家李慧星的散文《步云桥记事》中记叙着:“读书、当兵成了步云桥人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女人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上要侍奉公婆,下要抚养幼小,全家的柴米油盐都要从鸡屁股里一点点抠出来。”我的母亲也是这样的人。我们黄盖湖区的人,虽然粮食比山区稍微好一些,但是手上的钱少得可怜,每家绝对拿不出5元现金。于是,我母亲把那点皱巴巴的纸币常年装在一个红布袋里,出门干活就绑在腰上。晚上睡觉,先四四方方地叠好,小心翼翼地抚平,再塞入枕头底下她才安心入睡。那时候,鸡蛋不是天天都有吃,书也不是人人都有读。我因为是满崽,就多次经历过母亲偷偷将荷包蛋埋入我的饭碗底,吃饭时不敢明目张胆,还生怕哥哥姐姐发现。我读高中时,有一次,哥哥担了100多斤自家地里种的菜瓜,走了5公里路,卖了4.5元钱,2.5元给我读书用,2元交给我妈妈买油盐。那时,每当我在母亲和哥哥平静的注视下接过钱时,我的内心是颤抖的、沉甸甸的,满满的感动冲上脑门,却又攥紧了衣角不敢表露出来。我想,这就是中国人骨子里最内敛、真挚、含蓄的

情感表达吧。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份恩情像一粒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是母亲的关爱、哥哥姐姐们的帮助和礼让,我才有机会,并无忧无虑地安心读书、参军。

我一直为自己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感到无比自豪。尽管穷,内心却愉悦、精神很丰富。那时,天不亮我就背上帆布书包,提着二胡,同公社业余文艺宣传队员们一起,去田间地头或长江护堤工地,为在那里劳动的人们表演节目。尔后,又在月上柳梢头时,三五成群的结伴走上几十里泥泞小路回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喳,如同树林驻足的麻雀,甚至高兴时,还对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吼上一首革命样板戏《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我们肆意地笑、放声地唱,时至今日,我依然感恩这些只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成长经历。有些时候,我甚至感到惋惜,体会不到春耕、“双抢”、秋收的快乐。我们争着拖稻草、挑湖泥、送公粮,累了,大家就热热闹闹地围坐在一起喝口冷水,听大人们说着东家长、西家短;现在的孩子也体会不到乡亲们铆足干劲挣工分,盼望年终生产队杀猪买肉的快乐;更体会不到背着菜、米、柴去上学的时光。食堂工友从不区分好米差米,都和在一起,分钵子蒸。开餐了,大家都拿出自己从家里事先带来的咸菜,你一口我一口,津津有味,其乐融融。毋庸置疑,当时的生活条件与现在相比确实艰苦些,但贫穷的日子并不单调,也不乏味。尽管那些人、那些事随着时代的变迁烟消云散。时光荏苒,故人已矣。生活却培养了我们这代人吃苦耐劳、团结互助、乐观向上的美好品质。乡亲们的憨厚朴实、厚德仁义的品格,永远影响着我和我身边的人,使我深刻理解了毛泽东诗词中“任凭风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意义。

可以说,时代总是造就着与它同频



共振的那部分人,身处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热血的年轻人勇敢追梦。在书中,我又找到了他们的影子。例如:有祁东人在海南岛卖用席草编织的一次性拖鞋;有蔬菜科研院所研究员旷碧峰加班加点地研究“大白菜规范化栽培技术”,为大白菜产量增产30%以上;有衡阳籍著名编剧刘和平先生将祁剧《甲申祭》推向全国;有紧跟县委重要决策、战略部署的年轻干部,根据新桥早市情况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引导村民将1800亩水田改种蔬菜瓜果近销衡邵、远销两广,为当地居民脱贫致富作出贡献;还有为家里还债、独自在广东开饭店的耒阳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各行各业的人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他们反哺着家庭和故乡,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一个能够创造美好生活的良性循环,我们每个人都受益其中。正如旷瑜炎先生在《南岳文定亭记》中写道:“在似水流年的岁月里,党和人民曾给予我一些光环,先进也好,模范也罢,这些在我脑海中都已飘然远去,烟消云散。唯有家乡让我魂牵梦萦,情不自禁。”这些至臻又干净的人哟,总是感念故乡的人与情馈赠的太多,所以才笔耕不辍、不遗余力地写下那些曾经的美好!

## 人到中年的奋进

——读刘林的《我想要怒放的生命》有感

■蒋阳波

这是小说主人公周麒麟在微博上发送的句子。这是一本商战小说,主要是讲商场上的事情,但里面有主人公对自己儿子泼猴的父子之情,有对前妻许霞的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有对同事老鲁、斯琴的友情,还有对美女邻居苏麻的一些暧昧。主线是主人公事业的跌宕起伏,副线是主人公感情的纠葛,隐线是主人公与前妻的交错。

主人公周麒麟是一个中年男人,上有老下有小,还离了婚。中年人,就有中年人的苦恼。离婚状态下对于家庭生活的照顾的无力感,对于孩子的愧疚感,对于前妻的胜负欲——百般滋味,涌上心头。

但不得不说,主人公周麒麟是一个坚守底线的人。虽然自己也过得不如意,但并没有对生活妥协到出卖灵魂的地

步。在老板的压榨下,他也考虑跳槽。但是他并没有出卖同事。虽然与老鲁各为其主,但却有自知之明,从内心深处敬重老鲁。甚至后来自己发达了,遇见了落魄的老鲁,还帮了他一把,让他爱情事业双丰收。

正因为这种底线的坚守,所以有了韧劲,有了后盾。周麒麟被原公司逼得离职,但在老同学这公司里也算是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才有了后面的发达。周麒麟的发达表面上看,是因为遇见了凌云这个奇女子。但实际上这个女人只是提供了事业发展的机遇而已,倘若周麒麟没有策划的真功夫,恐怕她也帮不了什么大忙。由此可见,事业发展中,遇见了什么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自己一定要有核心竞争力,要抓住一切机会去奋斗,才能不断地锻炼和丰富自己。

迫报名参加跳高比赛。平常体育课上练过跳高,我的最好成绩也就是一米左右。可是比赛那天我的状态特别好,接连跳出新的高度,最后竟然跳过一米三,获得第三名。此后我再也没有跳过这个高度。当时我为什么跳过去?我是怎么跳过去的?我一点都不知道。说来说去,是竞技状态发挥了作用。

小说我会继续写下去,在坚持不懈的同时,也希望发挥出当年那平地一跃的竞技状态。

——沙石 说



刘林的这本书,我是几口气就看完了的。虽然我很想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但时间上不允许。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把它走完。对于男人,受伤是一种荣耀;对于一个身为单亲爸爸的男人,与生活 and 命运的抗争,绝不在乎很受伤。大老爷们向前冲!”

1.当我在诗歌中描述我的所观所思以及将我的日常生活和周遭世界纳入诗中后,有如提炼出花朵精油一般,我从生活中发掘提炼出了诗意。我的常规生活依然不够五彩斑斓,我的诗作也没有那么惊艳,但经由写作挖掘、创造出来的诗意如芳香的精油般涂抹在生活的肌肤上,我感到我的生活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我感到既然能够将它转化成诗美,那么我的生活也并非毫无价值。就像在诗

中或许能塑造出一个理想的自己一样,我展望这样一种可能性:通过创作,可以创造出一个丰富而迷人、深邃而宽阔的世界。一切皆在于笔力,只要笔力能达到,就能够将之实现。

——张慧君 说

2.我经常把文学创作和体育运动相比较,因为二者都需要良好的精神状态。状态好,就会出成绩,甚至超水平发挥。记得初中二年级时学校开运动会,班主任要求每个班干部要参加至少一个项目,我被

主打

船山书院  
在东洲岛的北端

■李先平

船山书院在东洲岛的北端。记得当时游完东洲岛,离开船山书院时已经很晚了。暮色四合,在踏上归途之际,我看见河对面的万家灯火,倒映在水面,随波摇曳,若隐若现。水是诚实无欺的君子。你是临池洗墨,它就反衬墨的黑。你是星光闪烁,它就反射光的耀。于是,我想到了四百年前的船山先生和船山思想。

船山先生大名王夫之,先生在神州陆沉、禹甸为墟而不得不做首阳山下的遗民时,伏处深山,荒山敝榻,终岁孜孜,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

船山先生生前并不得志,只是身后才逐渐被人认识。是典型的从苦难和黑暗中冲出的一束光,照亮后世,前隐而后显。其实,在动荡的岁月里,真正的思想和智慧,不像那黑暗中的点点星光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时常想起船山先生的一副对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是一个梦,一个义无反顾求道、殉道、求真之梦,一个矢志追求文化复兴之梦,一个渴望民族复兴之梦。其实这梦,大都已经实现,至少船山先生已料到身后事,“吾书二百年后始显。”

我知道,让人们仅仅知道王船山这个人的名字是远远不够的。

船容浩瀚行天地,山蓄巍峨扛古今。船山先生属于衡阳,属于湖湘,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今天,我们手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旗,目光如炬,步履坚定,底气从何而来?当然,我们应该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来做文章。

船山文化是完全可以支撑起这份自信,更是可以铸造文化自信的钢筋铁骨。不夸张地说,船山文化是可以让中华文化血脉赅张的。

船山思想的精髓究竟是什么,我浓缩成一句话,“行知统一,经世致用”。“名非天造必从其实,新旧相推日新不滞”的船山先生一生践行而不忘。他晚年“伏栖林泉”,隐居衡阳石船山,苦心孤诣,建立了一套“坐集千古之智”“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虽不显于当世,却足以耀后世。船山先生凭借深厚的学问功底和久经浮沉忧患的社会经历,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魄和不竭的创造力,在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创造性的理论建设。船山先生在哲学、史学、道德伦理、政治经济、文艺美学、宗教等方面都表达了前所未有的独到见解。

有学者认为,“其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与同时代的其他大师相较,虽然音学考据不如顾炎武,天文历算不及黄宗羲,然而在思想的博大精深方面,特别是在哲学思想的建树方面,则大有过之而无不及。”

遥想300多年前青灯古树下的船山老人,望大江东去,看湘水余波之际,哪会想到其思想光辉启迪了一个叫石三伢子的年轻人。一个是在山沟沟里创造了哲学体系,一个是在山沟沟里创造了毛泽东思想。这之间的传承,实在神奇。毛泽东赞其为“东方的黑格尔”。

船山先生生前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忍受朝代更迭之患,时光飞逝,白驹过隙。

物是人非,思想永存,百世仰望!

或许,哲人思想的大智慧,必遽必专,需要时间的沉淀。思想的幽幽之光,虽不能照耀当时,却能泽被后世、启迪愚蒙。湘水悠悠,余波簇拥,星光点点,与船山思想遥相呼应,万世生辉。

阅尽万水千山,满眼皆为画卷。船山精神不朽,雁城再开生面。

东洲岛的北端有一座书院,这座书院叫船山书院。